客座贅語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

客塵贅語卷二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二

遯園居士撰
秦淮逸民洸

兩都

戸部鄭龍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于西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即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建六卿如今日也說者以爲京師者大衆之謂物無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

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爲冗員嗚呼是豈知　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宮闕陵寢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倚東南財賦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爲冗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

[illegible][illegible]歸給然龜鼎雖奠于北神居終表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猶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即丘公亦特舉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景濂學士記蔣山廣薦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辛酉勝奏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復再拜躬脈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法服以從舉行佛事樂凡七奏初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遍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華水桃名花衣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舉行茲會永樂中　上徵尚師哈立麻于西番尋命同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

寺中設無遮大齋爲　高皇帝后資福又命于山西
五臺寺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頗善法事工呪術其
兩个僧有佛光慶雲金蓮華獅子瑞像之異而　上
所自著靈谷寺塔影記二日之內凡現七影其色或
黃或青或丹或紫紺綠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
水精潤朗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琲璨文彩晃
耀若潤溫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
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炎灼若蜺旌孔蓋
之委蛇擢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之

璃草之斕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神動光溢雖極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于鈴索搖揺寶輪層疊甍瓦之鱗比闌檻之縱橫玲瓏疏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隨見于光中若鳥雀銜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大者如盃小者如錢夫以　二祖之神武戡亂而獨于善世法門第一禪林大報恩寺表章構造務極工力其必有

[illegible]有聖心不可思議者矣

鐵冠道人

紀聞言　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刹宇高峻大內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衆僧迎訴　上問何以知之曰鐵冠道人語　上異之遂止因　召道人問曰今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　上命鎖于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　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啟僧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餅敬于案以獻歌辭于靖難上京之事一一明驗按

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史誤　上初起兵之日道人見　上備陳天表之異應在一千日內而不言此且雞鳴寺乃　上即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晉永康遺址重創改名雞鳴寺其三門曰祕密關觀由所出塵經塔　上命名遷靈谷寺寶公法函瘞于山巔建塔五級每歲遣官諭祭然則此寺之創固　聖心所經營者何以又欲毀而更之不可知也

施食臺

雞鳴寺有施食臺石表高揭前臨大道可以下瞰太

言信傳太學成　高皇帝于宮中喜其宏麗　孝慈後一覽之以翟車不便幸學乃建此臺以備臨眺按此地自六代爲戰場而太學之左右又爲萬人坑前代刑人皆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既建寺僧徒出入輒冥頭雨黑氣瀰漫往往有爲所壓者初迎西番僧惺吉堅藏等七人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幽靈遂爾解散嘉靖中寺僧道果著臺記甚詳夫祖訓聖祖内政甚嚴寧有中宮得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雲景

海水雲景畫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至陽山觀　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學士大紳金侍講幼孜閱此記稱當時善畫者所圖不知出何人筆今殿與畫廊俱圮余于萬曆甲申曾閱之其廊之壁上荒葛斷藤中猶有遺蹟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不知何所據也至呂涇野柟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畫壁則又為無據矣文穆公又言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又宋璲篆

寺已廢今亦不復問不知存否畫壁應是初建寺

人有不應至正嘉間吳偉始爲之畫云云昔相沿誤

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按朱雀橋即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內鎮淮橋稍東烏衣巷當在今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橋之東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于此也今則于隱讀書臺下舊爲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

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評書語曰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聞友人論古事以烏衣巷在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傍重譯橋者是不知西天寺門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壕六代時未有此也晉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爲始興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滅之讖陳末淮涸而王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遠淮而嚮長干也

朐鎮葛鄉

[illegible]太平史記爲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鎮云[illegible]所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于此故以名[illegible]葛仙公亦生于此今鎮之東北猶名葛仙鄉名方塘是其證也葛仙公與陶先生俱棲真句曲而方山又別有葛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影響僅二公爲最乃俱產自秣陵金陵地肺仙靈窟宅豈獨茅山而已

稚川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既同博洽復伍攷其生平多所符

合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旣傳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

八公而諸之人傳又言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富于班馬精辨玄賾析理入微又云雅用東卷從事言為信論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涉德樓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南史貞白自傳云生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灰上學書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武帝書云自恨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吏晚愛隸法又義興學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

天壤惟充恣五欲實爲可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于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真誥真通記登真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于世梁邵陵王蕭綸碑銘云先生寶惜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書鼓琴搊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乃羿射荀恭庶下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陳江總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並皆備[illegible]美至如紫書青囊緗帙丹經玉版祕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窮其旨趣又司馬子微傳隱訣云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鐘虛受必應具以天經真傳備集于瑤臺奧義微言咸該于靈府蔡邕類篇備悉成部伏虔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

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真之下致爲百代之名師焉與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載稚川化時年八十有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輭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爲貞白墓銘碑言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蟬蛻于茅山朱陽館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顔色不變始終與稚川殆無一不同者獨稚川晩求句漏貞白早辭神武稍爲有閒耳

尚書故實載司馬子微形狀類陶弘景唐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三吳三公像贊

余得先生從吳中往哲像贊于太傅冀敘王公曰王

公度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大夫厥才有餘而

壽亦有宜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冕除職

仕華階懸磬若虛玄圭告成遂參廟謨樞衡萬里爲

國備守國中三錫閣王紆朱高塚邢連返環故都既

以全歸復承令譽于司寇顧公曰弘正之間天目厥

辭李何併之遜王翼之蹤跡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

勁公乃先馳綿麗才情紆徐矩規六季風流鮑庾庶

二公之家皆吳產 國初以富戶閒右徙實京師者也

舊匾字

清涼廣慧寺德慶堂牓南堂後主撮襟書

攝山妙因寺額南唐徐鉉書

金陵幕山樓臺牓闕蔚宗書米芾云想六朝宮殿牓皆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米芾行書

棲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荃書

府學泮宮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攬輝亭牓朱希眞隸書

景定淳化諸橋榜皆馬光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即之書在今何參岳湛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寧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王補在姚元白家

佘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書

國初宮殿諸牓詹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寺觀及諸牌坊皆詹希源書

太學門堂牓詹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牓朱孔陽正書

碧峯禪寺牓乃紫芝黃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暘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新泰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新泰常家貽穀堂扁金琮書
新茂林家壺隱堂扁邢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娑羅館扁濟寧于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鍾鼎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櫻桃園部遣官兵數百人帥以指揮蔣欽朱湘禦之時天暑士皆解衣甲避腸廬中若大樹下官袒戟呼盧飲不虞倭

之猝至也倭徐以數人衣丐者服若荷擔者來官兵問倭至乎應曰遠未至益弛而不爲備已數十人突持刃大嘷而前其便旋如風士袒跽而受戮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濶數尺者于營後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墮坎中纍纍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其上爇之須臾皆糜爛死倭徐徐引去二兵官以陣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執殳而出聲嘶股戰勢固然也矧將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敵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不戰而自精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鮮添設陸兵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緒變兵部添設標營願屬參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營也大都舊營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新營近亦強弱居半槩不

足恃若江北浦口營兵二千名池河營兵三千名皆名存實亡以　國家根本重地營衛如此是可不爲深慮哉

勾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于送　表日見之尪羸饑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于伍者又戶絕必清勾

在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逃歸比至又往往不習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勾軍之害最大勾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不止此勾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存者少常先生當議處將必變弊久當更諸軍在　國初以行伍隸籍京衛者毋論即當年爲法僉充今歷二百四十餘年法已不齊盡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屬與其無辜之親戚爲也執親戚僉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擔李戴張帽轉攀郡邑

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為長計哉余私謂今日生齒最繁軍民之家脊力强壯者倍衆除補軍有人充當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石超距拳勇驍猛者即以所缺軍糧廩之分別名色補軍為老軍召募為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為召補有不願充而告退者聽而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所剩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于減缺而壁壘必為之變色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強壯者入選。老弱疲癃。毋得濫竽其中。一也。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勾之曠日持久。二也。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無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為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替頂有賄官識而隱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遴柬。一朝而得數什佰人。會弁不得緣以措勒需索。便六。有事而強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爲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

數人人皆得爲縣官出力不願者勿強也便八壯而不能治生產者得受將于官無饑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鷙之材籠而馭之毋使流而爲奸宄盜賊便十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綰轂兩畿輻輳四海繇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邪溝瓜洲溯江而抵龍潭二也從鑾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繇中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濡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靈壁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皖之黃口截

而抵李陽河三也繇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寧鎮而抵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夾港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繇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淳化鎮一也京口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從湖州廣德溧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于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鉞公待茶不命坐立飲而退不以為倨也辛卯殷秋溟先生舉于鄉謁衛之掌印指揮朱某朱待之禮幾如何公不以為侮也王少冶先生為錦衣衛人居林下衛有鎮撫王某向先生貸銀數十金先生如數應之不以為貪也今日財通句讀甫列黌以前輩長者固已傴僂下之至武弁之管衛所篆者在衿裾視之直以供唾溺而備踐踏矣嗚呼古今之不相同一至此哉

巡邏

京師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閭里間竊盜極少至強盜尤稀聞嘉靖末年而剽劫從横見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邏官軍自此各街巷要處皆有隊伍一有警跡傳哨四路飛馬赴之盜多畏避自後法久漸弛官軍媮惰浸不如前邇年復議撥馬軍營操地方防禦益單盜賊益肆矣余謂營操不過覇上棘門之兒戲耳有何實用正宜使其哨守地方隄防盜賊猶不至虛麋此馬也頃稍議買馬撥

補其半而巡捕官又創爲海巡之議撤各隊馬隨班于所駐之衙門或有徑行賣放者馬軍竟不能復一遇大盜區區三四步軍望風奔迸安能扞禦可爲深慮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爲鞏固矣蓋

建康既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為之屏蔽東南有閩廣為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為之捍衛東有大海為之嶮岨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輳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為目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異

金陵古志

記齊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唐許嵩建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吳琚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景定志元戚光集慶續志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吳彥夔六朝事類刱集王瀏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元古跡洪遵金陵圖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寧府圖經

形勢

江點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合則東南之守不孤此形勢攻守之大規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所遣戍守將領軍將軍劉遵考等數十人所守地曰橫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固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薄落曰采石皇太子出

戍于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齊建元元年魏主宏聞太祖受禪發衆入寇明年衆軍北討初寇至緣淮驅畧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驚走不可禁止乃于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魏不能攻　魏文帝嘗至廣陵魏佛狸軍嘗至瓜步石季龍嘗至歷陽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皆限于江而不得騁者也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

虜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曹彬師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磯引巨纜浮梁濟師如履平地此則人不能守險與敵共之而孫忌稱長江當十萬之師無所用矣　曹操初得荊州說者謂東南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晉人伐吳王濬樓船自益州而下直抵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言　符

堅自項城來歷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
趨石頭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蘇峻自橫江取小丹陽
侯景自釆石向慈湖韓擒虎自釆石屯新林賀若弼
自廣陵斷曲阿曹彬自釆石取新林兀朮自烏江度
馬家渡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
什之七由橫江釆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游之勢
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
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沙夾曰釆石曰大
信口曰蕪湖曰繁昌又曰釆石渡江濶而險馬家渡

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又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之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鎮又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自徑至宣化渡不滿三百里兀朮曾于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元人萬戶府鎮守地界自東而西起溧陽州曰急水港曰老鸛嘴曰觀山曰搬河口曰韓橋曰新開河曰大城港曰三山磯曰硐沙夾觀以上所記而古今金陵

控制之略思過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曆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賠販之苦編畨則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門則有使用之苦中途則有領幫內官索打幫錢之苦卒遇風水不測則有追陪罪罰之苦役之輕重總于衛官則又有非時勒脅誅求之苦以故衛人語及快船無不疾首蹙額蓋有千金之家財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萬曆十四年駕部倪君博採公議將快船改同

馬船事例額減爲五百隻官募江濟二衛人駕之而總計每船每年出差物力應費之數均攤派算每船計一年約用銀三十兩而于舊日各衛領船之丁裒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銀三錢以供一船一年之費而認丁之法止計物力不計人口富者或一人而認二三十丁貧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約如田土條編之法而例加詳計每年物銀兵部一萬五千餘兩疏奏得　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蘇衛之應快船役者家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世禱

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衛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需一錢往往憤恨倡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不得行又設為運軍適窮掣丁幫運之論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窮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于運且衛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矧所需之丁一掣則所認之銀隨減掣一富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于誰處補是掣丁之利未及于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

其之役丁乃出銀雇人爲　朝廷供役者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來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爲苦而運軍以吹折不出水爲苦一權度而明如指掌矣

運船二則

自兌糧米而爲長運計每米一石兌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篷桅猶纜等項官給之撥填起淺諸費官給之況每軍有行糧之賞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　國家爲軌漕計所以優卹運軍者厚矣何至

憂不給哉而卞柰夫軍之自爲奸也蓋有刁頑亡賴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給于米甚而逋負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以充之兌米未發隨數分散又甚則利糧里之金虛收實數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攙和計百石不滿六七十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捐或賣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徼幸牽扯那湊以抵灣不可補則盡貿餘米鑿船沉之托言漂流與脫

身而竄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賠補鞫訊曾未有舍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繫獄擬罪扣俸賣產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旗軍方且再領新運揚揚無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爲急明知其然莫敢呵問嗚呼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旣嚴于官而寬于軍且在途鈐轄之法或又密于官而疏於軍以官許軍什不得一以軍許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困而運軍日刁至應領運之官有溺泗禱祀求免於行而不可得者嗚呼可憐哉誰實使運官之飲血吞聲苦於無告至

此極也而其中之蒙不省務者不求其本乃徒欲掣修倉屯田快丁之殷實者以幇之不知三役之丁豈盡殷實即使掣其殷實所補幾何杯水輿薪詎弭烈焰割人肥已誰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爲邪余謂今日誠能如萬曆初年十月兌糧二月過洪以避河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在官在軍之辠使各有所歸則偏累運官之害可免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衆與守之足

乃自撫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則貧窘不苦於撫者乃軍有所畏而不敢肆即肆而猶不至於決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漕事之可利而無害也

迎官之門必委也有辦行李執事轎傘之費至水次有交際之費領幫大總有費見下程之費每該漕運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資於運弁扣除行糧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既領則加利以

儹貸無船不然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去已不訾矣用安得不絀此一端也過有州縣官偏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攙者強逼官收之不收則恐有刁指生事之謗收之則每石一經翻曬折去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為己物固有身未出門即用行糧大半者有與旗軍共作弊受攙里銀收米濫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既如此安問旗軍此又一端也兌糧既遲五六月河淮水發儹運者或求欲速

人淺擊爭先角逐困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若夫風水之變其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議糴

金陵百年來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不踰數時米價輒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錢而貧人遂咸至嚙木皮艸根砂石以爲粮者則以倉庾之積貯猶富而舟檝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庾不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踊而人

情磬磬矣項歲田畝收薄人以爲憂當事者有出庫金糴米平價零賣之舉人甚稱便余謂所糴有限所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願出身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入其手不免有花銷與遷延拖欠及攙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而待哺者必衆以此爲當事言之値歲二月例當放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法行之故二十年來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饑

者亦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爲大利海運通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咽喉之便與河之利害可毋患且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跼乎中原窺左足而資糧于海所謂從肘腋間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長安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寳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

其害可爲篤論然要而論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可以輓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鑾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繇東壩以通蘇常或繇西壩以通宣歙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鞏固於萬年而唐宋莫不及萬萬矣

力征

[illegible][illegible]力役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屯戍亦僅
[illegible][illegible]振營造編丁修倉巡邏蓋亡人不受役也非僅
[illegible]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畝編丁
非是即編為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比於支離之攘臂
不受功矣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
寓之在籍外者固不勝數也且田糧之丁有限或家
有仕宦即編審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
征平而力役之征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
異有田之流寓者與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士

民類多僑寄後詔實縣戶毋許立白籍恐亦宜稍倣而行之且許有墳墓房屋久居都邑者得比實籍如先年司馬侍御題奏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籍當差其暫來開典等戶比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富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等庶不至使版籍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塡實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曰坊

門城郭之外者曰廂而原額圖籍編戶於郊外者曰鄉坊廂分有圖鄉轄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坊十二坊織錦坊九坊伎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東南關西南關廂曰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江東門廂石城關廂其鄉曰泉水鄉道德鄉盡節鄉興賢鄉金陵鄉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寧鄉惟信鄉開寧鄉宣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陽鄉崇禮鄉江寧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

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舊二坊正東新坊錢猫局坊（鳳皇臺下）正南舊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技藝坊廟曰城南伎藝一廟城南伎藝二廟儀鳳門一廟儀鳳門二廟城南人匠廟瓦屑壩廟江東舊廟城南脚夫廟（城東）下江東新廟清涼門廟安德門廟三山舊一廟三山舊二廟三山伎藝廟三山富戶廟石城關廟劉公廟廟神策門廟毛公渡廟其鄉曰鳳東鄉鳳西鄉安德鄉菜園務鄉新亭鄉建業鄉光宅鄉惠化鄉處眞鄉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南鄉山北鄉泰南鄉泰北

鄉䧺車鄉萬善鄉馴犀鄉永豐鄉葛仙鄉

戶口

上元洪武初戶三萬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戶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曆二十年坊廂戶六千一百二十九丁郷居戶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戶二萬九百九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寧洪武二十四年冊戶二萬七千有奇口二十二萬有奇成弘以來冊戶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

有奇正德十年冊戶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十畸零客戶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萬曆二十年戶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達人戶九口九千二百三十里甲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四總計二縣人戶丁口視 國初十不逮一所以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巳撥沙洲鄉民北隸江浦永樂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賦滋繁逃亡漸夥且自嘉靖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於城中而寄庄戶滋多寄庄田縱甚多不過戶名一丁後或加

一二丁人且以爲重焉其細戶田既去則人逃即不逃而丁口不復隸於圖冊其日削勢固然也總之今日賦稅之法寄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稅而册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齒日繁考日衆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田地賦役計田徵米曰稅糧以田地山場派徵每畝本色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若干坐派兌軍改兌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

倉庫本折色等用以進之餘存留供本府本縣官吏鹽糧俸給等用編丁徵銀曰丁銀每丁徵銀若干以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爲國祀國慶供應諸司內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門祭祀科貢恤政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剩餘者曰備用以待不時之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目矣以其銀爲本縣各衙門皂隸馬夫膳夫門子公館轎夫庫子斗級巡攔弓兵鋪司倉脚夫洒掃夫壇夫燈籠夫進貢扛夫內府薦

[illegible]夫水夫更夫內府表背匠國子監刷印匠太僕
寺驛館獄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府爲遞運所
船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驛上中下馬匠
驛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學俸等項名目加派
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
坊廂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本縣到
任下程酒席絨氈飯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
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紙劄衆人進士貢士等項
之費此其大略也詳具坊廂始末中

雜賦

一曰蘆課銀歲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課程鈔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戶部一曰官地塘房租係坊廂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曰流移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該光祿寺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脚價本寺厨役逐月支領

一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恩詔應天五府州爲興王之地民

産免租官産減租之半官産者逃絶人戸暨抄沒等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爲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吏佃實同鬻田𥨸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産什二三民産什七八雜徭惟併於民産而　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字內遞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産而官則少在

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所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爲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爲已業實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爲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供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爲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
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最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

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　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　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自後雖徵有出入而槩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因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所宜納者攤派於實徵田地之中減半以徵如每米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春秋譏之今既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既各有正賦又帶徵拋荒名實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稅猶存科及於通邑之田土豈仁人所忍為哉然此猶曰本地方代本地方辦荒田之

糧誼難談也查兩縣賦冊中又有一項代廬州府嘉靖二十六年荒年糧上元該一千二十二石江寧該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年前項又代安慶改運淮安今又有改運安慶府倉上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升江寧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莫探厥由者一時權宜無可奈何之計不意遂爲永額也至今相沿科派曾無有人清查而言於當事者總計徵米二項數該二千六石九斗二升計田當得三萬餘畝夫兩縣既有荒白之徵矣又代鄰郡納飛寄之徵可乎不可乎

廬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不相及也上江兩縣地稱都輦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理哉余故詳著其故俾郡邑有留心民事者舉而蠲除之亦卹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議具邑乘中其說尤詳備可考

坊廂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塡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為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

廂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　成祖北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繁獨里甲聽役於縣役且立鄉頭色月供應實繁正統二年府尹鄺公埜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甲甲有十戶視其饒乏審編櫃銀每季約三百兩析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輪一甲率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簡省庫貯櫃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敝正額常什三而外繇常什

卞於是人戶流亡吏謀脫籍櫃銀滋少官憚其擾吏貽其害哄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責其賠賄每一上者占今謂頭浪差者一人曰總坊僉殷實之家爨金重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曰當頭名酒差其次減定銀數賠賄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僉撥接羅催夫迎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並聽總坊指麾而總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

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讌席節物花燈諸供餽抑又不貲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脚力口糧迎送皷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讌席爲尤甚至是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維時父老問陳民瘼而狐鼠實縈旋行旋沮庠生趙善繼者不忍家難離披邦國困弊疇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黄公稍因父老條陳下府勘覆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

條陳說公論以公議申於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辭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爲之動次第兒施行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繇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陽山宋公加意釐剔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爲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爲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秖行顧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刬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大戶夫六十二

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遜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貯舊弊復作維時趙生物故張生崇嗣輩言之京兆東泉鄒公議照里甲扒平改櫃銀爲丁銀定爲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不輪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還于坊嗣是復有翻覆賴撫臺峋峽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汪公爲京兆弔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具辦酒僎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恤也因查順天

府等皆　奏請取自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　奏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鋪鈔不得私行科派除令坊夫賠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贓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時東瀛椿公為縣令協心節省為能不悞公事而猶有徵羨椿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為譁奔告所司除將本縣他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減徵百

僉爭革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循銀徵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踐更抑索之苦矣

鋪行

鋪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賣物則當行大者如科舉之供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遽為厲也第一入衙門則胥徒便視為奇貨揩抑需索無所不有又或價不時給或給不償本既有虧折之苦又有奔

費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於官爲厲而其黨遞相扳告當行者紛紛矣而縣思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於官以備呼喚於是有審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流承應而其實終不可彌蓋曾有一上司買藥僅數觔各舖家皆畏縮賠銀十二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取松江大綾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許訴者於是疾痛愁歎之聲徧於市井間自忠介海公始擬爲議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司成郭公之刊牓丁祭革舖戶不用近日京兆黄公之理

科場止給價邑隸平買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剗貿易者始得安枕臥而不至於罷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浮惰者多勤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躡縞者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舖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紬段舖鹽店皆爲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

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纔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挈妻孥而遠遯者比比是也余嘗作送王大京兆入覲文引國奢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言哉

尼菴

嘉靖間霍文敏公爲南大宗伯檄毀城內外諸淫祠一時尼菴之拆毀者亡算顧當時祇行汰除而不計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剏

者閭閈閒且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辮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置冊籍申飭厲禁毋使滋蔓至於講經說法男女混殽晝夜叢沓尤當禁戢而邇年以來僧道無端創爲迎接觀音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淸規楷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曆丙午冬至百官當上　陵行禮先數日有人詣

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軌將乘百官上　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實奏聞而疏語欲專壹事權稍與時忤會又有牓揭妖言逆狀尤著公屬職方郎中劉守發營兵捕之而所株連有干碍緊要人役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變而參駁之疏紛紛矣旨下天緒等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綬去劉左其官妖人黨與實繁皆私授封號以獻金錢衣服得之甚且有以妻女薦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

者頗衆先是江北妖黨扶挈而來纍纍載路及是始莽竄肆散當時使非其黨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鄉猶有憾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不戢蒙喜事之疑可歎也

左贅語卷二終